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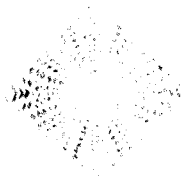
美学探索

计永佑 吕香云

百花文艺出版社

计永佑
吕香云

美学探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美学探索
计永佑 吕香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5/8 插页2 字数106,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书号: 10151·753

定价: 0.77元

前 言

这个集子中所收入的论文，有的是发表过的，其中有几篇是“文化革命”前发表的。这个集子编完的时候，作者之一的吕香云已经得了重病。有些不成熟的提法，已不能再推敲了。

有关商品美学的几篇是同田光涛同志合作，而且主要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成的。征得光涛同志的同意，也收在这个集子里。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一个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他的真正的“大恋”是学术上的探索、党和人民的事业。

吕香云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论何其芳早年的美学思想·····	1
论鲁迅的悲剧观与悲剧创作·····	27
《伤逝》与《玩偶之家》的比较文学研究·····	49
要注重写我们的光明·····	68
关于文艺反映生活本质问题·····	73
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	82
商品审美的特质与商品美学·····	143
商品美学的性质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	153
商品美学·····	165

论何其芳早年的美学思想

鲁迅在评述二十——三十年代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分子时指出：“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因此，他们“……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的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且，“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何其芳也是蜀中的作者，鲁迅对蜀地知识青年的评价，对于何其芳也是恰到好处的。

幼年的何其芳，当他最初用探索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适合于他的个性的环境。那还是他上私塾的时候：

我所上的私塾是封建性很浓厚的，完全不适合儿童的智力和兴趣的。那种乏味的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

使我的童年过得很暗淡^①。

更使他不能忍受的是：

那时候，清朝已被推翻了十三四年，我还学做那种八股文式的试帖干什么呢？那是因为我的外祖父很守旧，他坚信还有皇帝要出世，而且坚信科举制度还要恢复，所以他就请一位庞秀才来教我这一套^②。

这种心灵的压抑与摧残，引起了幼年何其芳的反抗，尽管这反抗是以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进行的，他要为他那一颗奔突的、火热的心寻求一个可以自由跳动的地方。何其芳在回忆他这一阶段心灵的探索时，写过这样一段话：

高尔基曾经说过，创作的欲望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发生：一种是由于生活的贫乏，一种是由于生活的丰富。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就产生了美化生活和装饰生活的浪漫主义，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就产生了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我之所以爱好文学并开始写作，就是由于生活的贫乏，就是由于在生活中感到寂寞和不满足。在我参加革命以前，有很长一个时期我的生活是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出现在文学书籍里和我的幻想里的世界。那个世界是闪烁着光亮的，是充满纯真的欢乐、高尚的行为和善良可爱

① 《写诗的经过》。

② 同上。

的心灵的，另外一个环绕在我周围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却是灰色的，却是缺乏同情、理想、而且到处伸张着堕落的道路的。

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即丰满的、美好的内心世界与干涸的、污秽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冲突，不仅引导着诗人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且对于他的审美理想的形成，对他创作道路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开始拿起他的筌篲，象鲁迅所说的那样“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的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真和美这正是何其芳早期创作的基本特点，也是他具有个性的审美风格。他的歌，是要求人们，包括诗人自己，抗拒不合理的现实，净化自己的心灵。在这种意义上诗人的美又是和善联结在一起的。对现实不同流合污，高标逸韵，象婷婷净植的莲荷，象凌寒斗艳的腊梅，在内心世界里保持，而且是执着地保持着真善和美。把这善和美的歌声唱给同诗人同样寂寞的人们，诗人所寻找的知音是高山流水，净化着心灵的人们，诗人是寂寞的。他叹息这寂寞，希望用“闪耀着光亮的，是充满纯真的欢乐、高尚的行为和善良可爱的心灵”去代替这个世界。这虽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追求，然而却是反抗罪恶的现实的。因此，诗人发出了他最早的《预言》。诗人对着“预言中的年轻的神”轻柔而执着地唱道：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脚知道每一条平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预言》，1931年）

当遍布荆棘、浓夜路断的时候，诗人向他理想中的神无畏地宣布：“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是的，诗人确信在他的眼睛里有光明，可以射穿遮断了道路的浓黑，他的眼睛里有纯真的爱，那是一双通向晶莹的心灵的窗口。诗人的这一双眼睛里可以象征性地表现着他当时的美学思想的，那就是在浓黑的夜色里、在心灵里留取一线光明。希望用这光明刺穿夜幕，把心灵的真善美带给寻求美好的“预言中的神”。

但是，诗人却没有忘记他的美的理想与现实的黑暗的距离，在炽热的歌声中依旧透露着愁怅与叹息：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象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终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预言》）

是的，如果不根本去改造那个旧世界，真善美的“神”只能是“无语而来，无语而去的”。这里就包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这种追求的事实上的可能与客观之间的冲突。如果说，真善美在总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始终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那么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必然要求的客观上的不可能实现，这种冲突就带有悲剧的内涵。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正是诗人早期审美思想中带根本性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使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激烈矛盾中，越来越面对现实，而使诗人走上了改造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同时，也正是诗人炽热地执着于他的真善美的审美理想，使他在对现实的冲突中，面对无涯际的黑暗，却永远保持顽强的探索精神，他从来没有象不少有过类似的理想的人们“在风尘涸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鲁迅语）。而相反地，诗人却在顽强地歌唱，哪怕他的听者是“无语而来，无语而去”，有的朽死，有的流散。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何其芳一贯的执着与认真，他对待自己的审美理想是尤其认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品质，使何其芳高出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然而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认真的品质，使诗人在他的审美理想的悲剧冲突中，诗人所经历的炼狱、挣扎、否定自我的过程却又是格外痛苦、渐进而且又是义无反顾，走一步算一步的。

何其芳早期的诗作与散文，作为他这种审美思想中的悲剧突破的体现，在记录着诗人留下的烫人的脚印。诗人慨叹他的美的追求与这追求受到的夭扼：

我是丧失了多少清晨露珠的新鲜？

多少夜星空的静寂滴下绿阴的树间？

春与夏的笑语？花与叶的欢欣？

二十年华待唱出的歌声？

而且诗人的美的理想甚至也渗入了他的审美形式的追求中。他把“欢乐”涂上了“颜色”，有的象白鸽的“羽翅”，有的象“鹦鹉的红嘴”。他还把“欢乐”化作声音，有的象“一声芦笛”，有的象“簌簌的松声”，有的象“潺潺的流水”；他还把“欢乐”投之于触觉：“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又诉之于视觉：“如亮着爱怜的眼光”；最终把“欢乐”浸入心灵，她在“微微地颤抖”，又和“悲伤”相通。诗人这样圆熟地运用了审美上的通感作用，不仅表明诗人审美的敏感，同时，更主要的也是诗人的心灵的追求冲突与悲剧性的殒灭所育成的切肤之感。它不是那种轻浮的，强自为愁的无病呻吟，诗人悲慨地宣布：

对于欢乐我的心是育人的园，

但它是不是可爱的，如同我的忧郁？

诗人爱欢乐，正是因为他与忧郁相通。而“欢乐”，难道不正是诗人的真善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的愉悦。而忧郁又何尝不是诗人审美理想的悲剧冲突所带的微辛？它使诗人抚摸它，爱它，在美的价值上欣赏它，表现它！

这种冲突有时使诗人彷徨，他的心里“没有温暖，没有明霁”。但从根上他是执着的：

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
在被忘记里红色的花瓣开放。

然而，一旦诗人进入了民间，他的美的理想就象沙石上的清泉，立刻透出朴素的美与和谐的馨香。可以作为代表的，就是收在《预言》中的那首《秋天》，那几乎是一首张志和式的《渔歌子》，有一种清新的美，是一幅和谐的农家图，赞美劳动，赞美丰收的喜悦，诗人歌唱振落了露珠的“伐木声丁丁地飘出幽谷”，歌唱“饱食过稻香的镰刀”与“竹篙间肥硕的瓜果”，满载白霜的芦蓬，乌柏叶影子似的青鳊鱼，“游戏在渔船上的”秋天，“栖息在农家里”的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的”秋天。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秋天呵！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诗人却在这个“秋天”里耕耘下一颗种子，一颗使他能够跨出梦幻的门槛的种子。诗人从他的审美表现中，使人清晰地看出，当他把探求美的目光深情地投向农家、伐木人、渔船、牧羊人，简言之，投向劳动人民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审美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有了与之更多的和谐的东西，他的审美理想中的悲剧性的冲突在这里就显示出较少的压抑性质。如果说，诗人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篇诗作是为标志着诗人决定性的向现实主义的跨步，那么，这第一步应该说是从这个“秋天”开始的。

诗人在这个播种的秋天里走向农家，走向樵夫、渔人、牧羊女，但却不能象诗人最终自豪地宣布那样：“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他的审美理想即真善美的理想与现实的悲剧性冲突依然是浓重而且纠缠的。因此，诗人把一个理想的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祭奠“美丽的夭亡”，诗人甚至在梦中都在诉说着爱与美的追求。说真的，有些诗句正是梦中凝成而在醒后补记的，如：“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北方的爱情是惊醒着的，而且有轻越的残忍的脚步”（《爱情》）。这种醒后记梦，在清醒中抒发梦一样的审美追求却是很有特色地表现了诗人审美理想中的悲剧冲突。这些奇僻的“梦中诗句”，诗人在二十三年之后解剖它时说：

我当大学生的时候，曾根据梦里做成的一些诗的断片写过诗。这首诗的形成好象是一种很荒唐很特殊的情况。然而它仍然是从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是表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幻想中的美满的爱情的歌颂和对于现实中并不美满的爱情的怨言。

诗人认为，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它的主题”。

爱情是很老很老了，但不厌倦，

而且会作婴孩脸涡里的微笑。

它是传说里的王子的金冠，

它是田间的少女的蓝布衫。

你呵，你有了爱情

而你又为它的寒冷哭泣！

烧起落叶与断枝的火来，

让我们坐在火光里，爆炸声里，

让树林惊醒了而且颤地

来窃听我们静静地谈说爱情。

如果说，爱情是与人的审美理想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审美理想体现的一个侧面，那么我们在诗人这首有关爱情的诗作的主题的剖析中，也不难看出诗人审美理想矛盾冲突的特质。那就是，当它“寒冷哭泣”的时候，也要“烧起落叶与断枝的火来”，温暖它，继续倾俯它。诗人的审美理想是执着的，哪怕是处在客观上不能实现的悲剧冲突中，也要用光和热来支撑美的追求，尽管这光和热只不过是几枝断枝，几簇残叶发出的！

逐渐，诗人对于他的梦，他在理想中追求的美的现实性发生了怀疑，诗人问道：

梦纵如一只顺风的船，

能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

（《月下》）

是的，冷酷的黑暗的现实是容不下他的温馨的美的梦的。换句话说，诗人已经面临着这样一种严酷的选择：在理想

的美与现实丑的悲剧性的冲突中，要么放弃美的梦去屈就现实；要么从根本上否定这个黑暗的现实，而不是闭起一对眼睛讴歌理想的美并且装饰实际无法装饰的生活。在这里，诗人美学思想中的第二重矛盾开始激化起来，实现出来，并且与另一重矛盾：美的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何其芳美学思想矛盾的二重性。在这种矛盾发展中，使诗人的美学思想的真善美统一起来了。结局是用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去否定不合于这理想的现实。

而否定社会生活的第一步，首先是否定梦境，诗人开始把他的美梦理想凝铸为一个“南方的少女”的形象。她正“度着迁谪的岁月”，诗人为她忧愁又为她骄矜。诗人问道。

翩跹在这寒冷的地带，

你这不知愁的燕子，

你愿意飞入我的梦里吗？

我梦里也是一片黄色的尘土。

诗人为这梦的美寄出过多少深情啊，而如今诗人也已怀疑了；那梦也许只不过是“一片黄色的尘土”。诗人在审美理想中凝进了真实的人生。即使那人生只不过是一片黄色的尘土。这时被诗人称之为“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梦了。在诗人美学思想中美与真的矛盾开始得到实际解决；用美装点真的浪漫主义的审美追求让位给真与美的统一的严峻的现实主义。

鲁迅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在梦醒了之后又无路可走。诗人也在面对着这层痛苦。当真实的足音敲动梦境的时候，真与美的矛盾在诗人的心灵里奔突着。《柏林》一诗是诗人这种矛盾的写照：

日光在蓖麻树上的大叶上。

七里蜂巢栖在土地祠里。

我这与影竞走者，

逐巨大的圆环归来，

始知时间静止。

在“与影竞走”中，换句话说，理想中的真实与梦幻的“竞走”中，诗人还不能与“影”，即梦告别，但又不忍心告别，那是诗人多么深情的执着过的梦呵。这痛苦使人一度，哪怕是极其暂短地把目光抛向了相对主义，“逐巨大的圆环归来，始知时间静止”。生活仿佛是周而复始，时间又仿佛是既流逝又静止，被他曾认为是“阔大的王国”，又成了“可悲泣地小”、“沙漠中行人以杯水为珍”，而弄舟者却又“愁怨桨外的浪”，简言之，这些哲理意味极浓的诗句在表现着一个审美判断与人生的判断：一切都是相对的。于是梦与真的冲突暂时地，也是暂短地在诗人心坎里共居于一体了。诗人宣布说：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

然而这迷离的梦是通向真实的，临醒的梦，终于，诗人在真实的人生中，决定象一头致远的骆驼，足踏在真实的土地上：

西风里换了毛的骆驼群，

举起足

又轻轻踏下，

街上已有一层薄霜。

这踏着薄霜的足迹，在与昨天告别的足迹，是把梦幻葬入墓土的足迹。诗人在莱阳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的诗《送葬》以及《声音》，和一九三七年春的《云》，在诗人美学思想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首诗中，诗人早期美学思想矛盾二重性得到了解决，那解决是以真善美对于丑的现实的胜利，以美与真的统一对于美矫饰真的胜利为标志的。诗人沉重地宣布：

这是送葬的时代。

诗人决定：

我不再歌唱爱情，

象夏天的蝉歌唱太阳。

不仅如此，诗人还决绝地表示：

在长长的送葬行列间，